無名小卒的耳朵

四大名著有哪些倒霉蛋龍套？《水滸》裏的何濤算一個。前去抓捕智取生辰綱的晁蓋等人，不料「內鬼」宋江通風報信，何濤自投羅網，全軍覆沒，自己也被「活閻羅」阮小七割掉兩隻耳朵。施耐庵還不忘揶揄一番：「官兵盡付斷頭溝，要放何濤不便休，留着耳朵聽說話，旋將驢耳代驢頭。」

其實，正如何濤自己所說：「小人奉上命差遣，蓋不由己，小人怎敢大膽，要來捉好漢？」他本來因為緝捕誤時，被府尹在臉上刺字，結果耳朵又丟了，官匪兩邊，都拿他這顆「驢頭」，當成初級廚師練習雕工的冬瓜一般。可憐的何濤。

還有更慘的，是個名副其實的無名小卒。《三國》第六十三回，講的是「張翼德義釋嚴顏」的名場面。張飛奉命領兵入西川，在巴郡遭到劉璋部將嚴顏的阻擋。張飛派一軍士前往勸降：「入城去說與老匹夫，早早來降，饒你滿城百姓性命，若不歸順，即踏平城郭，老幼不留。」軍士到了嚴顏面前，原話複述，嚴顏大罵張飛匹夫無禮，喚手下把軍士割下耳鼻，放回。

勸降不成，張飛故意施放假情報給嚴顏的探子聽到，誘嚴顏上鉤，設下埋伏，將其生擒。大帳之中，張飛使出了宋江勸降呼延灼、彭玘的路數——「下階喝退左右，親解其縛，取衣衣之，扶在正中高坐，低頭便拜」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，嚴顏欣然歸降，願施犬馬之勞。兩人攜手出入，把酒言歡。小卒的耳朵和鼻子，權當下酒菜了。

上世紀二十年代，奉系張學良與國民革命軍張發奎，在河南激戰，死者累萬。幾十年後，張發奎在台灣拜訪軟禁中的少帥。二張互訴仰慕，相逢一笑泯恩仇。

歷史學家唐德剛寫道：「當年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。」小卒們的耳朵，是聽不到名將們爽朗的笑聲了。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回顧與前瞻

五月是小鎮最美的時光。漫長的冬季終於離開，炎熱的夏季尚未到來。晴好為主，氣溫舒適，風和日麗，鳥語花香。玉蘭、水仙、鬱金香、海棠、杜鵑、丁香、芍藥漸次開放，春風帶來陣陣幽香。清早知更鳥鳴聲婉轉，紅衣主教鳥毛色鮮亮。野兔和家貓在樹叢裏、草地上時隱時現。

二〇二四到二〇二五學年結束。這一年經歷可能過於「充實」。學術休假歸來，時隔三年重回教學崗位，忐忑不安。設計、教授新課，忙碌緊張。飛來飛去參加工作坊、學術會議，評估他校系科，還要應對多變天氣、航班延誤，旅途辛勞。還有不可預期的他人誤解與怨恨，也都跌跌撞撞地熬過來了。下個學年事情更多。再次擔任系主任，主持系裏每十年一次的自我評估，還要參加兩位同事的人事評估。

但接下來會有兩樁有趣的新任務。暑假修改論文，繼續查檔研究。秋季開始一個「數碼人文」項目，組織學生把我校早期中國留學生的影像、生平，用圖片展示、在線敘事的方式介紹給受眾。此舉結合我的研究和教學，為建構校史、聯絡校友作貢獻，還能提升我系和華裔學子的能見度，加強和從事「記憶研究」同事的交流合作，一舉多得。另外，二〇二七年春會去我校的倫敦「校區」教學三個月。全新經歷令人興奮，但也牽涉頗多。學習新本事以外，還得協調多方，周密籌劃，方能有條不紊，達成目標。

能克服的挑戰最終都為人生增色添香。生活跌宕起伏了，時間才會顯得沉甸甸的富於質感。一成不變的日子如水東流，不留痕跡。重要的是，減輕壓力的最好辦法是忙中取靜，活在當下。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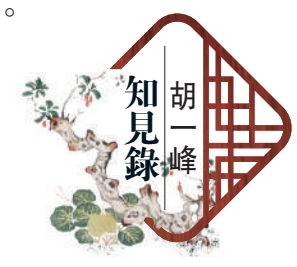
借古開新話賓城

廣安別稱「賓城」，地處四川東部。我從北京坐了兩個多小時飛機到重慶，又坐了一個多小時汽車，到了這古代板楯蠻生息之所。

《華陽國志》說周武王伐紂時，勇猛的板楯蠻出了大力，他們「歌舞以凌殷人」，殷商軍隊紛紛倒戈。想其場面，可能發起了武力與心理雙重攻勢。劉邦伐秦，板楯蠻勇任其事，唱着戰歌打衝鋒，又立下赫赫之功。先民遺存今難實考，廣安博物館的圖文介紹聊供遊客遙想其神采。而稍可弔古者，大概是蛇龍山。

此山又名神龍山，山上有峰，形如狻猊，故稱猊峰，依山而建的古堡由此得名猊峰城。顧名思義，蛇龍山形似游龍，蜿蜒起伏，突兀險要。猊峰城傳為古巴國要塞，現在呈現的雖是復原建築，但城門、台階、哨卡以及使用至近代的練兵場，皆以大石塊壘成，方正、堅實、粗獷，若非初夏滿山的綠意添了生氣，這肅殺的氛圍實在叫人氣緊心慌。當地文化熱心人於山半腰整繕舊屋，修成一座「蛇龍書院」，種花植草，邀集書畫家攝影家展陳作品，精緻文雅，使這座廢棄的古堡有了新鮮的文化氣息。

借古開新的文化創造同樣發生在「道台院子」。這個建築群位於廣安協興鎮，乃清嘉慶年間山西河東道（今天的運城）道台鄭人慶的府第，其建築規模與等級川東少見。清末，宅子被鄭氏後人出售，幾經滄桑，年久失修，一度險些被當作危房拆除。在民間有識之士呼籲下，終獲搶救整修，創辦成「川東民俗博物館」。除道台舊物外，主事者考訂地方文獻、搜集民間文物，設立鄭氏家族鄉賢名宦以及明代翰林王德完、近代義士蒲殿俊等地方賢達小型專題陳列，雖無奇珍異寶，石床石枕、家廟神主、泥塑玉雕等古物均有特色。而在院內拍古風照的青年男女、小戲台上高懸的「姚坪曲藝茶社」的牌匾都告訴我，這古院落和蛇龍山一樣獲得了新生命。

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有愛的鄉土(下)

《農場》的構作從Mont-roig del Camp開始，最後在巴黎完成。這一幅畫，記錄了他家族自一九一一年買下的鄉間家園，也是米羅面對「土地」與「自我」的一段對話：它是從據實到變形，從地方到詩意，從回憶到成熟的語言系統。

米羅回憶說：「九個月的痛苦工作！九個月（奇妙的是，和人類的懷胎期一樣）天天畫又擦、研究又推翻。這間屋子就是我在鄉下生活的總結。我希望把我在鄉下所愛的一切都放進畫裏，從一棵大樹到一隻小蝸牛。我認為，把山看得比螞蟻更有價值是愚蠢的。」而當他將畫搬到巴黎之後，他發現自己無法繼續繪畫，原因是，「我不能從巴黎的布洛涅森林畫出Mont-roig的草。」因此，他請求家人把真實草木寄給他。

身為一個從鄉土而來的藝術家，米羅的藝術關懷從不脫離家園，但他對鄉土的情，卻又是複雜的。當他來到巴黎，鄉土頓時顯得老舊，他一方面留戀土地給他的細節，另一方面有強烈的慾望要逃離鄉土。那麼，米羅是怎樣調解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情感呢？

米羅後來說：「一幅好畫，有時能夠同時搭載兩種不相容的現實。」或許，這就是他的答案，而《農場》就是這麼一幅畫。它無影，卻有光。它每一個物件都可識，卻又像不真實。它有一棵看不見根的樹，卻連結着他的回憶、情感、歷史。它像夢，而這夢是真實存在的。

以《農場》為起點，繼續去看米羅的作品，從《哈里昆的狂歡》到《向月亮吠叫的狗》，以至《美麗的鳥兒向一對戀人揭示未知》，我們再不只是看見圖像與符號，而是看見米羅將土地變成藝術語言的過程。

又說，當年，米羅拒絕了畫廊主將《農場》切割賣出，而後來，它又花落誰家呢？原來，美國作家海明威買下了《農場》，作為送給妻子哈德莉的生日禮物，海明威說：「沒有人能看着它而不明白，這是出自一位偉大畫家之手。」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飯圈亂象

生活在香港，對「飯圈」這個名稱感到陌生，是正常的事，因為我們慣將「Fan」以粵音音譯為「粉」，所以稱為偶像吶喊助威的群體為「粉絲團」。若以普通話音譯，那「Fan」的發音則近似「飯」，所以內地稱「粉絲團」為「飯圈」。

「飯圈」由來已久，有偶像就有支持者，而支持者形成有組織架構的團體，一起追隨偶像，既然大家志趣相投，本來是美事一樁。可惜，「飯」既然可以熱烈地支持偶像，相反也很容易被主觀過激的情感影響，成了盲目崇拜，做出不理智的行為。情況就如多年前劉德華一名「女粉」，千里迢迢來港，執意要單獨與偶像見面。其父為滿足女兒，網傳他要賣房籌旅費。當女兒到港後因沒法如願跟劉德華獨處而精神崩潰時，那父親竟跳海自盡。只是一粒「飯」已發生那麼難以控制的局面，何況一個「飯圈」？只要看譚詠麟跟張國榮的歌迷由上世紀互相鬥法，到今天仍有人覺得兩者只可擇其一，就可知「飯圈文化」的影響有多深遠。

近年，內地「飯圈」亂象頻生，連體育界也受影響。支持者瘋狂跟拍、造謠或情緒攻擊，對不少國家隊運動員已造成困擾。又由於網絡資訊發達，令知道、傳講或參與追星活動的人數迅速增加，若「飯圈」不斷膨脹，大家為支持自己偶像而不惜踐踏他人，對社會文化無疑有極大的負面影響。

情況如跳水運動員全紅嬋與陳芋汐，明明都是國家名將，網上卻有雙方的支持者上傳的小作文，惡意批評其中一人的表現，以抬舉自己的偶像。國家乒乓球隊的「飯圈」就更誇張，不單有粉絲在賽場上向同隊其他球員喝倒彩，近日更有人在世乒賽時高聲滋擾正準備發球的孫穎莎。明明都是自己人，不但沒聯手打氣，還故作挑釁，完全不是真心支持國家隊應有的表現。

逢周四、五見報

《五月競舟》

農曆五月初五端午將至，糉葉飄香，龍舟競發。這個有兩千多年歷史的節日，在民間以熱鬧的民俗活動傳承，還曾於清宮中演繹出獨特的皇家風範。故宮博物院珍藏的《雍正十二月行樂圖》軸之《五月競舟》（**附圖，局部**），以細膩筆觸定格了雍正帝與家眷共度端午的場景，成為今人回望清宮節慶文化的重要窗口。

此畫作為《雍正十二月行樂圖》系列之一，共十二幅，按月份描繪雍正帝在圓明園的節令生活。雖無款印，但學界普遍認為其出自意大利傳教士郎世寧之手。郎世寧融合西洋透視技法與中國傳統工筆，賦予畫面立體感與寫實性：建築結構嚴謹，人物神態生動，龍舟紋飾華麗，水波粼粼如真。

畫面中，雍正帝身着漢裝，與后妃、皇子端坐樓閣，俯瞰龍舟破浪。樓台兼具中式飛簷與西式拱窗，恰是圓明園「萬園之園」中西交融的縮影。遠處山石層疊，水面遼闊，據考證取景自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「接秀山房」，雍正年間擴建後成為福海東岸的觀景勝地。

《五月競舟》是清代宮廷端午禮俗的實錄——畫中龍舟裝飾奢華，船身彩繪龍鱗，船首高懸華蓋，尾幡迎風招展，與《荊楚歲時記》所載「彩縷纏臂，五色絲繫舟」的民間習俗呼應，卻更顯皇家氣派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清宮龍舟競渡非為競技，意在「化民淳」。乾隆帝曾作詩「按隊龍舟原不競，雖嬉意欲化民淳」，道出此活動意不在競爭，而在於透過這一活動，教化善良淳樸的民風。畫中雍正一家神情怡然，與民同樂之態，恰是「與天下共安康」的帝王理想之投射。

逢周五見報

好久不見

無論學業還是工作，我算是有過數次重大轉變，每次換跑道，幾乎都抱着頭也不回的決心，於是那些日子認識的人，漸漸在生命中退場，也無可避免。從前是有點害怕碰到那些好久不見的朋友，畢竟圈子不再一樣，就算勉強有話題，但就是不想從頭說起交代太多。

但人在江湖，工作應酬，見的人多，有新知就有舊雨，漸漸也都習慣了，有時甚至覺得有趣。之前就在一個飯局裏，重遇一位二十年前的學生。因為席間高朋滿座，加上近年「臉盲症」愈來愈嚴重，一時間沒有把他認出來，反而是他報上名來主動相認，然後，少不了話當年，一些以為早已忘了的人與事，漸漸在腦中重新組合、拼貼、浮現，真奇妙。那些往事，像遙遠的夢，也如重新翻看一齣舊影集，有點懷念、懷舊的感覺。

早前又在一個工作場合，碰到一位十多年不見的舊同事。他主動跟我打招呼，問：很久不見，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？離開舊公司後，我們明顯走着不一樣的路，終於在此時此地再次交集。看到他事業有成，我卻是遊手好閒兩袖清風，果然是有比較有傷害。之後數天，不自覺地不停回想從前工作、生活之種種。原來我有過那些曾經。

回憶，總是徘徊在記得與不記得之間，有些美好，有些糟糕，而美夢跟噩夢是兩生花，偏偏都會記得很清楚。儘管一下子就被認出來，但舊學生和舊同事認識的那個我，跟現在的我，恐怕很不一樣吧。然後彷彿明白了，原來從前害怕碰到的，不是那些故友，而是昔日的我。雖然那明明是建構現在的我的重要部分。

逢周五見報

開窗見虎

開窗見綠、開窗見湖，令人賞心悅目，心曠神怡。然而窗外終日有一隻或數隻老虎虎視眈眈，這種開窗見虎的房間，恐怕沒有幾人能有福消受，大多數人都會避而遠之。

近日，從網絡視頻得知，四川省宜賓動物園的一間辦公室，不僅與動物園老虎一牆之隔，而且距虎舍僅一窗之遠。每次開窗常能看到老虎在窗外盯人，甚至不開窗，透過玻璃也能感受到窗外虎嘯聲聲，虎影幢幢。

此一「虎景」辦公室，目前為宜賓動物園的老虎飼養員小李專屬。據說，此設計是方便小李隔窗可以直接掌握動物的情況。出於安全等方面的考慮，園方可以不允許飼養員隔窗與老虎互動，但卻無力阻止老虎隔窗與飼養員互動。視頻所見，飼養員隔窗觀察的老虎，不時也觀察飼養員的一舉一動。小李稱，老虎隔窗盯人並非想傷害人，而是在爭寵，是想跟飼養員親密互動云云。對此，網友們半信半疑。子非虎，焉知窗外猛虎，爭寵之餘無其他貪念、惡念？

二〇二三年一月，宜賓動物園的東北虎散養區域曾被下令暫停開放。事緣園內一老虎慘遭三獅圍攻撕咬，傷重身亡。當時，乘坐觀光車經過的遊客成為「虎獅大戰」的目擊者。園方後來聲稱已為老虎與獅子作分區管理，此次事件是老虎「越界」導致。老虎與獅子固然要嚴防「越界」，人與老虎更應保持安全距離，「見虎」之窗務必確保牢固，慎防老虎再「越界」。

逢周五見報